

丛书总主编◎季羡林

主编◎邵燕祥 林贤志

散文卷

旷世

的

忧伤

2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

季羡林题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·散文卷
丛书总主编 季羡林

旷世的忧伤

主编 邵燕祥 林贤志

(二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旷世的忧伤:散文卷/邵燕祥,林贤志主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5

(中国当代文化书系/季羨林总主编)

ISBN 7-80094-513-8

I. 旷…

II. ①邵… ②林…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6952 号

旷世的忧伤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1 字数 778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4-513-8/I·320

定 价:180.00 元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中国当代文化

季子美



《中国当代文化书系》顾问名单

钟敬文 张岱年 卞之琳 林 庚 陈 原
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周汝昌 范 用
黄苗子 郁 风 丁 聪 吴祖光 郭预衡

总主编：季羨林

编委会名单

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
汤一介 乐黛云 宗 璞 牧 惠 高 莽
李国文 谢 冕 王德后 王富仁 钱理群
刘梦溪 柳 萌 母国政 舒 乙 朱 正
张思之 张抗抗 李景峰 斯 妤 邓九平

执行主编：牛 汉 邓九平

本卷策划人：张家勋

曼哈顿街头夜景

丁 玲

去年11月4日，我到了纽约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。傍晚，我住进了曼哈顿区的一家旅馆，地处纽约最繁华的市区。夜晚，我漫步在银行、公司、商店、事务所密聚的街头。高楼耸立夜空，像陡峭的山峰，墙壁是透明的玻璃，好像水晶宫。五颜六色的街灯闪闪烁烁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时隐时现，走在路上，就像浮游在布满繁星的天空。汽车如风如龙，飞驰而过，车上的尾灯，似无数条红色丝带不断地向远方引申。这边，明亮的橱窗里，陈列着铮铮发亮的金银餐具，红的玛瑙，青翠的碧玉，金刚钻在耀眼，古铜器也在诱人。那边，是巍峨的宫殿，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巡警，美丽的花帘在窗后掩映。人行道上，走着不同肤色的人群，服装形形色色，打扮五花八门，都那样来去匆匆。这些人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他们走在通衢大道，却似在险峻的山路上爬行，步步泥泞。曼哈顿是大亨们的天下，他们操纵着世界股票的升降，有些人可以荣华富贵，更多的人逃不脱穷愁的命运。是幸福或是眼泪，

都系在这交易所里的电子数字的显示牌上。我徜徉在这热闹的街头四顾，灿烂似锦，似花，但我却看不出它的美丽。我感到了这里的复杂，却不认为有多么神秘。这里有一切，这里没有我。但又像一切都没有，唯独只有我。我走在这里，却与这里远离。好像我有缘，才走在这里；但我们之间仍是缺少一丝缘分，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、匆忙的过客。

看，那街角上坐着一个老人，佝偻着腰，半闭着眼睛。行人如流水在他身边淌过。闪烁的灯光在他身前掠过。没有人看他一眼，他也不看任何人，他在听什么？他在想什么？他对周围是漠然的，行人对他更漠然。他需要什么？好像什么都不要，只是木然地坐在那里。他要干什么？他什么也不干，没有人需要他干点什么。他坐在这热闹的街头，坐在人流中间，他与什么都无关，与街头无关，与人无关。但他还活着，是一个活人，坐在这繁华的街头。他有家吗？有妻子吗？有儿女吗？他一定有过，现在可能都没有了。他就一个人，他总有一个家，一间房子。他坐在那间小的空空的房子里，也像夜晚坐在这繁华的街头一样，没有人理他。他独自一个人，半闭着眼睛佝偻着腰。就这样坐在街头吧，让他来点缀这繁华的街道。总会有一个人望望他，想想他，并由他想到一切。让他独自在街头，在鲜艳的色彩中涂上灰色的一笔。在这里他比不上一盏街灯，比不上橱窗里的一个仿古花瓶，比不上挂在壁上的一幅乱涂的油画，比不上掠身而过的一身紫色的衣裙，比不上眼上的蓝圈，血似的红唇，更比不上牵在女士们手中的那条小狗。他什么都不能比，他只在一幅俗气的风景画里留下一笔不显眼的灰

色，和令人思索的一缕冷漠和凄凉。但他可能当过教授，曾经桃李满天下；他可能是个拳王，一次一次使观念激动疯狂；他可能曾在情场得意，半生风流；他可能在赌场失手，一败涂地，输个精光；他也可能曾是亿万富翁，现在却落得无地自容。他两眼望地，他究竟在想什么？是回味那往昔荣华，诅咒今天的满腹忧愁，还是在追想那如烟似雾的欢乐，重温那香甜的春梦？老人，你就坐在那里吧，半闭着眼睛，佝偻着腰，一副木木然的样子，点缀纽约的曼哈顿的繁华的夜景吧。别了，曼哈顿，我实在无心在这里久留。

1982年9月25日北京

哀蒙铁

楼适夷

一位素不相识的、安徽合肥市劳动局的任昌忻同志，忽然写信给我，问蒙铁在哪里工作。他是同乡人蒙铁小学时的同学，经过四十多年之后，在怀念这幼年的伴侣。接到这封信，我好久不流的眼泪流下来了。我给他写了回信，我的手索索发抖。

蒙铁是我的儿子，他在世活了十五年，而我们父子共同相处的日子，实在寥寥无几，当他出生的时候，我正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等候判决。我的前妻已生了三个女孩子，他是第四个，是男孩，我母亲多年才盼到了一个孙子是欢喜的，但立刻决定不许把这个喜讯让我知道，怕我以为已给家里留下了后代，对得起父母和祖宗，会决心上雨花台的。直到长期看守后判了徒刑，移解到中央军人监狱执行，才知道家里有了这个孩子，并照来信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蒙铁。在这以前家里都叫他阿毛。直到阿毛蹒跚迈步，母亲带着孙子，千里奔波到南京来探监。孩子第一次出门，一切都新鲜的，连监狱也觉

得好玩，而且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爸爸，满心喜悦。狱中教诲所长沈炳铨给我特别优待，接见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。孩子让穿着囚衣的爸爸亲了一亲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东张西望，认一认这个初见的世界。但时间只有三十分钟，看守就押着我进牢房了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我得到暂时回家休息的许可，母亲要求我至少住一百天，可是上海“八一三”的炮声响了，在老家小书房里，我再也待不住了，郁达夫来救了我，一封福建省府大官封的来信，我才得以拜别母亲，亲亲孩子，又离开了这个十年未归的家园。那时候蒙铁四岁，一个像小牛犊般结实的野孩子。

抗战八年，解放战争三年，我奔走各地，与家人在上海聚散无常，忘却儿女正在一个个地成长。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，从北京因公南下，才匆匆地最后一次探看了老家，城中那时只有一所戴帽子的中学，蒙铁曾被那位校长骂过“小土匪”，却去考上距家八九十里地的有名的白马湖春晖中学，只在周末骑自行车来回一百多里回家一次，当时家里只留下两个小男孩，我决定先带蒙铁到北京上学。

这是11月的下旬，北京进入严冬季节，我带他去王府井，在东安市场买了一套厚实的棉制服，抽空子玩了一天。到处托人打听可以插班的中学。自己要上班，只能给他一点钱，让他独自带着游览地图去玩儿。那是后来知道的。这一天，他去北海公园回来，在路上被掏走了钱包，连搭公交车的钱也没有了，一个人摸索步行，走错了路，直到天黑才到家，也没说什

么。第二天就突然病倒了，浑身发烧，嘴边破损了一块，流出脓水，脸色通红，机关医务室刚进城的小辫子医务员看了看，说：“不碍事的！”给了几片药，哪知这天晚上大吐大泻，满床粪便，急得我手足无措，要了署长的专车，决定送医院急诊。

协和医院相去不远，偏偏总务科长是爱国者，说那是帝国主义的医院，应该去我们自己从解放区刚搬来的医院。于是，到了天坛的华北人民医院，据说是有名的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好医院。在好医院挂上急诊号，科长便搭原车办公去了。我一个人伴着一个已经昏迷的病儿，在候诊室里等候了好久，才来了一位姗姗来迟的急诊大夫，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就把病人送进了一间空荡荡的别无病人的大病房，我独自伴着昏迷的孩子，四顾无人，不见大夫也不见护士，像鲁滨逊登上了荒岛，一次一次出去找大夫，找护士，那门房值班的老同志说：“今天恰巧是星期天，大家休假玩儿去了。”连值班的大夫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倒是厨房里有人，送来了一碗米粥，一碟咸菜，可病人已失去了饮食的要求。

我焦灼到愤怒，冲到院部值班室去问：“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急诊病人的吗？”好容易来了一位大夫，又听诊了一下，依然不说什么病，只说要打盘尼西林，院里恰巧没有这种药，马上派人到别处去找呢。

从天蒙蒙亮一直到过一中午，仍由我一个人守护着病儿，病儿浑身红热，越喘越急，已进入垂危状态，病房里仍不见大夫，不见护士，清寂得像荒山的古刹，希望只寄托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杨枝水盘尼西林了。

以北京之大，这盘尼西林在当时也已普及，可不知潜踪到哪里去了，我像病儿一般昏迷了头脑，木然地望着病儿，不饮不食，也忘却了应该打个电话请机关的同志来帮助，整整一天不饮不食，眼看着天又黑起来了，而盘尼西林不见，大夫不见，护士也不见。病儿已经在发出最后的喘息。我再次跳出病房，大声叫吼：“这里不是治病的医院？”吼声震动了全院的空气。

大夫来了，护士来了，而盘尼西林依然未来，我俯身抱紧了病儿，连声叫他的名字，看着他不服一药，不打一针，就告别了他好容易生存十五年的这个世界，再也叫唤不醒了。我抚摸他的全身，一点点地凉下去了。只有从他新买的棉制服口袋，找出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北京真好”！

病房里霎时热闹起来，连爱国的科长也连夜赶到了，但是，蒙铁啊，除了太平间，还有你别的去处吗？

我回到自己的宿舍，闷头闷脑地倦极入睡。第二天，署长胡愈之同志听到消息亲自来慰问，问我有什么要求。我提出了遗体解剖，明确回答我，孩子害的什么病，立一块石碑，把遗体埋葬在医院旁边的荒场里，由我自己来书写碑文。署长都同意了。

解剖的结果没有让我过目，说按规定应留在机关的档案里，只告诉我，害的是急性白血病。我没有多少医学知识，只知道白血病就是血癌，不知道害了这样的病，是否急性到非在几十小时之内立即死亡不可。直到我八十多岁了，有时怀旧说起，老伴黄炜告诉我，她见过解剖报告，记得结论是白血病和

急性肺炎并发症。显然肺炎是致命的原因，即以那时的西医药水平，一支盘尼西林就可以抢救过来的。署长怕我去医院闹，故意不让我知道真相。当时，我心犹未甘，不仅仅是丧子之痛，而是这么大一个医院，将有多少急性病人求他们救治，就让他们这样地对待下去吗？

我到人民日报社找到林淡秋同志，他是主持四版的副总编辑，听了十分气愤，叫我写一封“读者来信”，很快地在报上发了这封长信，党报的出场，连卫生部李德全部长都惊动了，亲加过问，于是医院开了全院大会，举行一次大整风。

总务科买了一块三尺高的大石碑，我拟了碑文的草稿：“楼蒙铁，十五岁，为医疗所误，屈死于此。”胡署长摇摇头，“这太露骨了。”我接受他的劝告，改作：“吾儿蒙铁，生当忧患，幼秉异志。方逢盛世，英发有时。乃以疑疾，悠然天逝，回天无日，呜呼痛哉，父楼适夷。”便树立在医院边荒场一堆小小的黄土堆边。诗人沙鸥同志听到了这件事，写了一首长诗《驴大夫》。到1951年文艺整风，淡秋和沙鸥都为此受了批判，我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部队里，没有遇到这场整风的灾难。要不，说不定也将挨上棍子。

当然，这是四十年前的往事，可是作为父亲，由于任昌忻同志的怀旧，引起了我对天儿的哀思，哀哉蒙铁！

1986年存稿

1993年8月2日写定

布衣

吴伯箫

李斯说：“斯乃上蔡布衣，闾巷之黔首”。诸葛亮说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”。李斯的话是在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。“置酒于家，百官长皆前为寿，门庭车骑以千数……可谓富贵极矣。”诸葛亮的话则表露了谦逊感激的心情：“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”。李白也自称：“白陇西布衣，流落楚汉。”接着陈述了自己不平凡的经历，说明平日所学和交游之广，转而自诩：“虽长不满七尺，而雄心万夫”。

三位古人所处的时代相去近千年，论业绩造诣都极不同，把他们硬拉在一起，主要是欣赏他们共同的出身是布衣。布衣，顾名思义该是说穿麻布衣服的人吧，是平民。古时候称庶民、黔首。现在读历史，布衣给人的印象是淳朴、敦厚、耿介而有操守，比锦衣要光彩得多。苏秦佩六国相印，位高金多，车骑辎重过洛阳，衣锦还乡，妻嫂不敢仰视，在当时仿佛是荣耀煊赫的，但在后世的读者看来，殊不过尔尔，并不值得羨

慕。到明朝禁卫军称“锦衣卫”，那就一想到它的附势专横，就令人深恶痛绝了。而“锦衣”也就成了叫人厌弃的字样。

古者庶人蠶老而后衣丝，其余则麻枲（枲也是麻）而已。绫罗丝绸原是老人服用的，后来却变成了富人阔人的专用品。以致旧社会不学无术的富贵子弟被称为“纨袴”。

布衣，锦衣，不是单讲服饰的事。伴之以行的还有吃饭、住房子、走路代步的问题。穿锦绣的往往食必珍馐，居必华屋，行则驷马高车；穿麻葛的只能吃粗粮，住茅屋，走路“安步以当车”。这些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阶级、不同的素养和品德。

如今社会制度跟从前不同了。人人讲平等；但旧的心理、好尚、习惯势力，却根深蒂固。“人是衣裳马是鞍”成为谚语。我们革命队伍很长一个时期穿草鞋、戴斗笠成为特征；解放后因袭下来干部的服装多半是灰布或蓝布做的，男女衣裳也差别不大。国际友人乍看说单调，清一色；相处久了又学我们。作为风气，这应当就是当代的“布衣”吧。我们不反对衣冠楚楚、服饰整洁，随着性别、年龄和季节的不同也可以穿红着绿，打扮得像花枝。但布衣总比较地随意些，普通些。现在还没有人主张生活“现代化”。肥裤腿，瘦裤腿，喇叭裤，时间或长或短，在部分人中时兴过一阵，不都是像季候风一样刮过了么？老实人还是穿布衣长远。

有的同志从作地方“官”进了京，自嘲说：“车越坐越大，房子越住越小。”自然是流露了不太满足的意思。从不要特殊一点讲，这未始不是好事。好就好在越来越接近群众，越向布衣群靠拢。有的人住房子太多，有的又住房太少，以至“三

代同堂”。这种情况实在不好。

至于坐车，最不好是把车辆变成摆阔的工具。孔丘就说过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”就是说跟着大夫一道走，非坐车不可。“这是我的车。”“你的车呢？”把公物变成了私产。甚至组织上通知一个病号参加会议，事先告诉有车接送，到时候却有人借口“不合坐小汽车的规定”，使那同志错过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第一次出席会议的机会。——谁的规定？

“坐小汽车，够级别么？”小姑娘学着这样问。又是谁教的呢？工人级别凭技术，部队级别凭战功，科学家凭创造发明。同志，咱们的级别该凭什么？大家参加考核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。当然不是恢复科举制度，一定要求人“皓首穷经”，但择优录取、择优录用总是好的。再就是发扬民主，选贤与能。经理、车间主任，有的商店、工厂已经在试选了。众人是圣人，效果就是好。反正“白卷”是臭了，靠特权自封或“双突”都靠不住。你的金饭碗就能永远保证总浮在浪尖上？

封建社会的锦衣、玉衣，黄袍、红袍；还是送进博物馆或留作京剧服装吧，免得七品县令篡穿蟒袍玉带作威作福，米大的权用作万钧。

人民的国家，权属人民。地位再高，权力再大，依法超不出人民应有的一份。作人民的公仆，为人民服务，是布衣的本色。人民也不需要也不欢迎官老爷。

红 泪

柯 灵

世人浪说童年是黄金时代，事实上人人都有童年，却未必都有金色的年轮。

有个歌舞团，享有相当的声誉，为了生存，仆仆风尘，走南闯北，在各处水陆码头巡回演出，像旧式浪荡江湖的卖艺人。全团约有四五十个成员，青春结伴，在明灯照耀中，轻歌曼舞，笑靥迎人；下了台同行同止，不拘形迹。善于幻想的好心人，常以为此中人过的是乌托邦式的岁月，无忧国里的生涯，不知道这个看似清高的艺术团体，也不脱人间烟火，只是整个社会的一幅缩影：金字塔形的结构，团长稳坐顶端，上层是盛名煜煜的三两根台柱子，导演和硬里子据有中层，垫底的是为数众多的一般演员、乐队、舞台工作人员。无形中还有重重叠叠的层次，楚河汉界，等闲不能逾越，和别处并无多少差别。据说平均主义来源于小资产阶级思想，但不知这类等级森严的景象，是哪个阶级的特产？

团里只有一个被大家另眼相看的人物，那是年方十岁的小